

他们的童年

TA MEN DE TONG NIAN

小说·散文集

金近著

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他们的童年

TAMENDE TONGNIAN

金 近 著

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 李义兴

封面设计 杨永青

插图 韩 硕
施大畏

尾 花 刘学伦

他们的童年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印张6.75 插页3 字数126千

1982年4月第一版 1982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16,000 册

书号: 10247·76

定价: 0.58元

目 录

开头说几句.....	(1)
------------	-------

小 说

小和尚法本.....	(3)
这一天.....	(13)
逃 学.....	(20)
阿花的家.....	(31)
心 愿.....	(43)

小牛黑眼儿.....	(53)
捕鼠小组.....	(61)
小全的宝剑.....	(71)
打鸟的故事.....	(82)

王细毛和小绵羊.....	(87)
李国良放牛.....	(95)
芝麻绿豆大的事情.....	(103)

散 文

我的家乡.....	(115)
-----------	---------

迎接春天·····	(119)
选爸爸做代表·····	(125)
一个好乡长·····	(129)
赶路·····	(131)
集体生活的开始·····	(133)
山区的春光·····	(137)
春天的歌·····	(142)
大水库胜过活龙王·····	(145)
借水车·····	(148)
小银花的表演·····	(152)
月夜行车·····	(156)
未来的兽医·····	(163)
新来的放映员·····	(167)
勤劳的小社员·····	(176)
老挂表的好朋友·····	(182)
“送信大哥”·····	(186)
党委书记的女儿·····	(195)
献给祖国的树苗·····	(205)

开 头 说 几 句

我写给孩子们看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并不多，因此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，选到这个集子里的作品也不多。

这个集子里的篇目，是按照写作的时间来排的，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，四十年代，我先在四川的成都、重庆，后在上海，也就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，反映当时国统区里的小和尚、丫头、学徒、童养媳等穷苦孩子的生活较多，他们都是些纯朴的、有强烈的进取心的孩子，可是他们被压在旧社会的最底层，吃不饱、穿不暖，连自己的生命都没有保障，在茫茫的黑暗中，不知道该走向哪里。那时候写的一些散文，都丢失了，只留下《我的家乡》这一篇。接下去就是五十年代，也就是解放初期，不管是城市或农村的孩子，都开始过新的、愉快的生活了，他们有理想，有自豪感，真正做了祖国的小主人，我反映了他们这方面的生活。这以后是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，这段时期，我在浙江山区生活，写的短篇小说和散文，全是反映山区孩子的生活。对我来说，这一段时间也是非常值得怀念的，我当时认识的孩

子，今天都成为生产上有经验的农村干部和社员了，我们之间，今天还保持着友谊，他们是那样的 勤 劳 勇 敢，诚恳朴实，他们是今天建设祖国的主要力量。

我编这个集子，也算是对过去的的生活作个回顾，要紧的是前面还有很长的路程，正需要加紧脚步朝前走去。

作 者

1980年7月10日写于北京东郊

小和尚法本

五龙寺，这个又高大又古老的寺院，据说还是在明朝什么皇帝手里造的。三间大殿都充满了阴沉沉的空气，周围的墙壁和屋顶，被历年的香火熏得乌里带腻，象涂了一层柏油。大殿里的菩萨虽然各坐原位，并没有少一个，可是个个都受了伤，有的缺了手，有的断了腿，现出一副可怜相。嵌在山门口墙壁上的几块石碑，已经脱了皮，起了裂痕，有几分象碎饼干，碑上的字模糊得恐怕只有菩萨自己才认识。简括一句话，这整个寺是古老的，残破的。除了夏天有人挟着草席，搬着椅凳，来这里乘凉以外，其余的季节，只有小和尚法本和他的那个三十多岁的拐脚师父两个人，冷清清地守着一间内房。看山门的责任，全托付给一只癞皮包骨的老黄狗了。

法本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和尚——究竟是十一岁呢，还是十二岁，这要去问他的爹妈了，可是他的爹妈在哪里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，因此他的年龄是照他的个子来确定的。他

的个子很瘦小，但精神很足，看他那对乌溜溜的眼珠就可知道。他和别的孩子一样，最喜欢玩，一件宽袖子斜领口的灰土布和尚衣，就是他的标记。他常常瞒着师父溜出来，和村里的孩子们游戏，但只要师父破着喉咙唤几声，他就没命地跑回去了。师父要他念经，念不出，挨打挨骂是没法逃避的。他每天除了上私塾念书以外，就是念经，还有早晚到各个菩萨殿前去上香。

村里的孩子们把他看做一个古怪的人物，见到他，就要和他开玩笑。

“小和尚，你吃过肉吗？”

“小和尚，你们喜欢吃狗肉吗？把那只看山门的老黄狗杀了多好。”

“喂！法本，你的袖子做得太大了，是师父叫你偷鸡的吗？”

接着，就合唱起他们的得意杰作来：

小和尚，
汪汪汪，
吃狗肉，
喝狗汤。
狗肉太好吃，
骨头都啃光，
念经念不出，

下世还要做和尚。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

于是孩子们一边傻笑，一边你拥着我，我推着你地表示胜利。

小和尚法本却站着发呆，象一段木头，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愤怒，他不想报复，因为他知道一张嘴无论如何斗不过十几张嘴的，他常常这样的由愤怒变为沉思。事实上他真想吃肉，他记不起是哪一年吃了肉，一直到现在就没有尝过肉的滋味。

关于吃肉的事，有一次法本想出一句恰当得不会挨打挨骂的话，大胆地问师父：

“师父，吃了肉有什么害处呢？”

“蠢东西！阿弥陀佛，连这一点道理都不懂吗？吃肉是罪过的。”师父说。“吃五荤的人，到阴间去要受罚的呀！”师父再补充一句。

因此小和尚为自己高兴，为别人担心，他想：那些吃肉的人到阴间去将怎么办？

师父高兴的时候，讲些神仙故事给他听。师父说，神仙都是由和尚修成功的，和尚到深山里去修道，一天到晚，一年到头，盘着腿坐在一个蒲团上，不吃饭，只吃些野生果子。到后来连野生果子都不吃了，就这样的得了道，剩下一个凡壳——肉体，他的灵魂从头顶上飞出去，便成仙了。神

仙是神通广大的，遇到危急的时候，会把自身变成世界上的各种东西，甚至变成石头；换句话说，就是要变什么就变什么。师父的一个师父的师父，据师父说，现在还在峨嵋山上一个没有人到过的山谷里修道，说不定，早就变成神仙了。

小和尚常常在师父面前，摸着光头顶上馒头样的疙瘩，咽着眼泪念不知所云的经卷，无非为的是将来想做个神仙，要是没有这个唯一的愿望，他早就逃跑了。这是他每次对村里的孩子们讲了神仙的故事后，一定要说的几句话。

寺里的香火，早已断绝了，连初一十五都很少有人来进香，幸好法本的师父看过几本医书，能够号脉开药方，他所开的药居然在药店里都能配到，单是这一点，足够全村的人相信他了。村里没有一个医生，有人生了病，不用说是会到五龙寺来请师父看的。如果村庄上几个财主家里的人病了，请师父去看，只要师父撑着拐杖象猴子那样一弓一弓地多跑几趟，把病人看得能从床上起来，那么师父就能得到一笔钱，或者是好吃的东西。

记得是中秋节前几天的一个日子，城里的一个建国小学怕日本飞机轰炸，搬到五龙寺来了。他们象一群从战区里逃来的难民，桌椅板凳和学生们的行李装了几大船，泊在码头上还没有起卸，坐人的几条船，早已满船来，空船去了。一个穿中山装，脑袋剃得亮光光的矮胖子，大概是学校里的事务员，手里拿着一根土制的手杖，一忽儿从码头跑到五龙寺，一忽儿又从五龙寺跑回码头上来，就象一个皮球在跷跷板上

来回地滚动着。他额角上流着汗，脸上的表情很紧张，那根土制手杖做了他的指挥棒，他指挥着学生们搬行李。

这个小学校占据了三间大殿做课堂，东廊西廊做了他们的办公室和宿舍，只有法本和师父住着的内房总算没有被占去。原来这个寺早已变了财主老周的产业，建国小学这次搬来，也就是向财主老周租用的。

第三天，小学开学了，静寂了好多年的古寺，就象老树开了花，显得异乎寻常地热闹起来。殿前的一方草地，成了几百个小学生的世界，一向在草地上散步惯了的几只老公鸡和老母鸡，被奔来奔去的小学生吓得连跑带飞地冲出了山门。几尊伸着手臂露着光头的菩萨，都做了小学生的临时仆人，小学生玩得热了，脱下帽子，就戴在菩萨的泥头上，脱下衣服，就搁在菩萨的泥臂上。法本的师父见了这情景大皱眉头，法本却倚着殿前的一根石柱，侧着头露出羡慕的微笑，正在看一群小学生抢一个小皮球。

隔了些日子，法本和这些小学生混得很熟悉了，法本对于他们，也跟对待以前村里的孩子们一样，讲故事，做游戏。每次法本挟着书包从私塾里回来，小学生们就要拖住他一起玩，虽然师父见了要骂他，他却假装没听见，除非师父凸出眼珠涨红着脸发脾气，他才肯罢手。

法本和小学生们谈话的时候，小学生们总是这样说：

“在私塾里读书，有什么用处呢？嗯，你会做笔算吗？你会画图画吗？这些你就不会，只会读‘之乎者也’的书，

还不是跟念经一样！”

“对了，念经更没有用处，念经是迷信的事呀！”

法本的心，就这样的被他们说动摇了，他怀疑着师父讲过的那些神仙故事，觉得是不大可靠的；小学生们都这样说：如果真有神仙的话，那么中国这次抗战，为什么没有神仙出来帮助中国呢。从此，他就不爱讲神仙故事了。

有一天，法本从私塾回来，照例和小学生们在草地上玩，突然有只手从他的背后伸过来，抓住了他的肩膀，他掉转头去一看，原来是和他最要好的一个小学生高如全。高如全高兴得不得了，想把所有的话一开口都吐出来，他说：

“喂！法本，明天我们要到王家场去作‘九一八’宣传呢。”

“我可以跟你们一同去吗？我也要去！”法本用恳求的口气说。

“除非汉奸的儿子才不要你去，你愿意同我们去宣传，再好也没有了，不过你的师父能同意吗？”

“师父那里我会去说的，因为这也是抗战救国的事呀。”

“这样好了，你真的要去，那末让我们的校长去找你的师父商量。”

经过校长在他师父面前一番劝说，第二天早晨，他就参加了建国小学的宣传队，出发了。

到了王家场，法本提着浆糊桶，跑来跑去，帮助小学生

们贴标语，小学生们唱歌，他也跟着唱歌。人家笑他是个小和尚，他竖起眉毛，提出抗议了：

“小和尚难道不是中国人吗？难道不能做宣传工作吗？”他把头一歪，横着眼睛向大家瞧瞧，说明他的理由很充足。

这一天，建国小学的宣传队跑遍了王家场，其中最起劲最引人注意的一个，就是小和尚法本。

自从这次宣传以后，法本对于私塾里的那位眼镜架在鼻尖上的老先生，和书包里的几本象经卷一样难懂的线装书，愈加看得讨厌了，甚至连私塾里的同学，也都引不起他的兴趣。师父教他念经，他觉得比以前更要乏味，他很想丢开经卷不念，可是师父是个满脸胡髭满肚火气的人，如果教过几次念不出，就把食指和中指屈成狗牙齿的形状，用突出的关节骨头在他的头上乱叩一阵。这个表演，私塾里的先生也做惯了的，但法本在私塾里只尝过一次，叫做吃“毛栗子”。法本为了怕吃师父的“毛栗子”，只好把经卷里的字一个一个的硬塞进眼里去。

一个人心里有了不如意的事，往往会变得非常沉默的。

法本这几天很少和小学生们说话了，即使小学生们要他一起玩，他也常常会满不高兴地拒绝的。

小学生们不懂得法本是什么意思，法本也不愿意把闷在心里的话向他们诉说。

高如全受不住这个闷气，就问大家：



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，究竟有谁得罪了他没有？”

可是有谁得罪他呢？大家见了他，还不是跟以前一样亲热的在招呼他吗？

于是有的猜他也许挨了师父的打，不敢和我们接近了。有的却猜他为了那天大家都喊他“小和尚，汪汪汪”，所以他不高兴了。但这些都不过是猜想，实在的原因，还是很秘密的，不知藏在法本身上的哪一个角落里。

这样闷过了一个多星期。

一天早晨，太阳刚刚从东山背后冒出来，秋风摇动着每一处的树木和花草，叫它们振起精神来。一群麻雀在草地上吱吱喳喳地跳跃着。

高如全和同班的陆纪贤，为了要比一比昨晚约定了的爬山比赛，还没有打起身铃，两人就悄悄地从宿舍里溜了出来。他们沿着东廊走，远远的望见三年级教室里最前排的一张课桌旁，坐着一个人，不知在抄黑板上的什么笔记。

“这是谁？”高如全一边说，一边侧着头凝视着三年级的教室。

“好象是王若昌吧，”陆纪贤说，“他每天总是起身得很早的。”

闭了一夜的眼睛，使他们看不清坐在三年级教室里那个人的面貌。

“不管是谁，我们邀他也去参加比赛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，我们邀他去！”

两人提着轻快的脚步，向三年级的教室跑去。

离开教室还有十几步路，突然那个人从教室里冲出来了，很快地在他们面前掠过。高如全第一眼看到这张熟悉的脸，和陆纪贤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站住，他赶忙掉转头去，却看到那个飞跑着的人的背影。

“法本！法本！”高如全大着喉咙喊了两声，可是那个背影很快就离开他的视线，越离越远，只见那背影挟着一些纸笔之类的东西，消失在那间冷落的内房的门口了。

1944年3月

